

大家散文

宗

璞◎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宗璞

柳信 哭小弟

直落燕园 九十年纪念

心的嘱托 三松堂断忆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花朝节的纪念

梦回蒙自 久病延年

耳读偶记 他的「遗」和「所以遗」

酒和方便面 风庐茶事

星期三的晚餐 猫冢

京西小巷槐树街 偶感

风庐乐忆 客有可人

药杯里的莫扎特 祈祷和平

下放追忆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从近视眼到远视眼 告别阅读

扔掉名字

墨城红月 鸣沙山记

紫藤萝瀑布

大家散文

宗璞

宗璞的长处是能够用冲淡表现浓郁，把炽烈掩藏起来，而传达的却是更为持久的炽烈。读她的散文如面对一杯清茶，淡淡的绿色中，飘散着浓醇的清苦。经过长期的艺术创作实践，宗璞的散文的确到达了一个纯净和沉郁相结合的练达。

ISBN 978-7-205-06131-9



9 787205 061319 >

定价：23.00 元

大家散文

宗璞◎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宗璞

© 宗璞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 宗璞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7. 1

(大家散文)

ISBN 978-7-205-06131-9

I. 那… II. 宗…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0080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 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网址: <http://www.lnppl.com.cn>

印 刷: 沈阳百江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56mm × 227mm

印 张: $15\frac{3}{4}$

插 页: 1

字 数: 203 千字

印 数: 1~6,000

出版时间: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策 划 人: 王虹艳

责任编辑: 刘一秀 祁雪芬 李嘉佳

封面设计: 曹小冬 杨 勇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蔡桂娟

定 价: 23.00 元



宗璞，原名冯钟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1928年生于北京，原籍河南省唐河。抗战爆发，随父赴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附属中学。1946年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于。曾任《文艺报》《世界文学》等刊物编辑。1981年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主要作品有小说《红豆》《弦上的梦》《鲁鲁》《三生石》，童话《寻月记》《总鳍鱼的故事》等，出版了多种散文集。近年来又抱病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本组成，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宗璞

大
家
散
文

- 杂花生树 林斤澜 著
- 无事此静坐 汪曾祺 著
- 为了民谣的旅行 钟敬文 著
-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宗璞 著

○ 责任编辑 刘一秀 祁雪芬 李嘉佳
○ 封面设计 曹小冬 杨勇

序

宗璞先生的散文又要遴选结集出版了，这对如许年来笔耕不辍、不事张扬、娴孝素雅的宗璞先生来说，虽说算不得是什么盛事，但至少也是一件令人欣喜的美事了。13年前，宗璞先生的散文集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有幸受邀为之作序，就当时的感受而言，其欣喜踊跃之状，至今想来，仍不免忘怀。原因主要在于，我之与宗璞先生，在北大这块共同的园地多年相识相交，对她的为人为文，相倾已久，能为她那些经精心伺候、缘情而发的文字说几句话，是再乐意不过的事了。13年弹指挥间，匆匆而过，而今重读宗璞先生的文章，特别是其新近之作，心底涌起一股别样的情愫与感慨：冯唐易老，岁月难驻，无情的时光虽然可以减退生命的容颜，但丝毫磨损不了老益弥坚的文心。宗璞还是那个宗璞！

多年来，宗璞先生以其独有的知识女性的才情和儒雅的气质而赢得人们的倾心。“一个沐浴在西方艺术之中，而又曾为中国文化所‘化’过的人更是有福的”，宗璞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过。宗璞自己就是这样有福之人。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一方面是外国文化长期耳濡目染。阅读她的散文，我们几乎随处可见这种背景给她文学创作带来的潜在的深刻的影响。她的每篇文章，或立意谋篇，或风格意蕴，都力求有一些新意。她对散文和各种品类体式，也多有涉及，如游记、抒情写景、人物叙事、域外访问、文化随笔等等。

宗璞的写景文字，重视客观对象的精微体察，描摹真切，情感内敛，语言简约隽永，尽量使你在客观的对象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审美的愉悦。例如她写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奔落的雪原》。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世界风景一大奇观。面对如此雄阔壮丽千姿百态的大瀑布，她不是任情感如瀑布般奔泻，而是极其节制内敛。她态度从容，按照参观的次序，从不同落足点论述自己所见所闻，曲折有致地从不同角度展示瀑布的不同声色姿态。写它的奔腾，写它的跌落，写它的雄阔，写它的柔情，细微缜密，多姿多彩。她如实描绘，没有过分夸大形容，但文字生动准确。作者确是把瀑布写活了，写出了它的内在精神，是一首大自然的生命之曲。这一写作风格，尤其是山水游记，深受徐霞客游记的影响。

宗璞做人做文重精神不重外表，她的美学观念也是：“美文不在辞藻，如美人不在衣饰，而在天真烂漫舒卷自然之中，匠心存矣。”她的笔下经常出现一些花，大凡是丁香、二月兰、玉簪、藤萝、木槿等。它们不富贵、不骄奢、不夺人耳目，但却有一份清白、高雅、坦诚、温馨，一种坚实的甚至抗争的生命力。她是从这些微小的生命中提炼出来那充盈其间的强大与伟力的。这使人联想起宗璞的气质和修养以及她的道德人生观念。她有儒家重实践的精神，崇尚现实，直面人生的欢欣与痛苦。这些即景抒情文章辉映着她本人的天性醇厚，心如璞玉。

随着时代的前行，人生阅历的丰富深邃，一批发自心灵深处的不能自己的文章，把宗璞的散文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那些发生在今日昨日、身前身后的让人惊然心动的变故，给作者的情感世界以巨大震撼。特别是当这些变故发生在自己的亲人挚友之中的时候，那文字间流动的哀痛之深沉，却远远超出了所谓的文学创作的意义了。那一篇又一篇记载着离去的人们音容的文章，不是一般意义的散文创作，写这样的文字，是一种情感的欲罢不能的受苦的焚烧。这些文字不是以技巧的娴熟，形容的生动，词汇的精美为目标，它的精魂是不加雕饰的人间至情的倾诉。她在表达那无尽的悲哀时，不使情感泛滥，表现理智而有节制。如《柳信》、《哭小弟》等。她的这类伤逝追怀的文字表明她的散文已告

别一般人容易有的青春时代的渲染和华采，而有了更多的人生感悟的沉郁。

宗璞为父亲冯友兰写过多篇散文，它是宗璞人生和文艺俱臻成熟的佳作，如《九十华诞会》、《心的嘱托》、《三松堂岁暮二三事》等等。其中《三松堂断忆》中记叙了冯先生生平诸多有意义的往事：青年时的一次豪饮，与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等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抗战期间过镇南关因耽于思考而手臂为城墙折断；六十年代，每于傍晚由作者陪父母包租大船荡舟昆明湖中，船在彩霞间飘动，绮然神仙中人等等，都以质朴的语言，平白的记叙，真实而传神地从平常生活侧面，把这位为世人所景仰的、而生平并不平凡的学者的个性品格作了传神的描绘。又如《在冯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冯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作了总结，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宗璞随父居燕园数十年，关于这座名园她写过许多文章。这些文章不同程度地描写和表现了这个校园的人文鼎盛的风情。《霞落燕园》与这类文字不同，它从另一个角度——这是社会人生最让人伤怀的角度——写北京大学燕南园十六栋房主先后的辞世。要是没有娴熟的技巧和表现力，没有精到的构思和安排，写起来难免沉闷平滞，但是宗璞却把这些写得疏朗有致，平淡中见曲折。而且各位先生晚年或临终前的表现也多有插叙，如王力先生要求夫妇合葬及墓碑上的赠内诗；朱光潜先生病中烦恼突然拒绝出席香港大学授勋典礼；冯定先生告诉小偷“下回请你从门里进来”等等细节，往往三言两语便把人的一生写活了。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宗璞这篇散文所达到的是文艺创作的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散文的大家风范。

宗璞的长处是能够用冲淡表现浓郁，把炽烈掩藏起来，而传达的却是更为持久的炽烈。读她的这些散文如面对一杯清茶，淡淡的绿色中，飘散着浓酽的清苦。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宗璞散文的确到达了一个纯净和沉郁相结合的练达。

宗璞还写了不少直接以知识、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文化性散文。这是宗璞在散文创作中的突破，也是作家对于散文领域拓展所作的贡献。对于这位我们业已熟知的作家来说，则是她的作家

文人心态的全面和完整的体现。

从宗璞的创作总体看，这类文化性散文和读书随笔数量不少。《风庐茶事》、《酒和方便面》等，内容涉及茶和酒，这与五四散文如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相近，字里行间充满着雅韵逸致。这里的喝茶、饮酒也许是一种形式，一种文化人才能找到的那份感觉。

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五义》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因因的。”

这是出自宗璞之手的《风庐茶事》中一段，与周作人的《喝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相比，也许不及后者的名士风十足，但我们不难找到它们间相维系的那份生于同一深厚文化母体的“感觉”。

《从粥疗谈起》也是名篇。先从自己多病，得到一本旧书《粥疗法》谈起。然后从喝粥引出陆游一首食粥诗。从这首诗中引出张来《宛丘集》中一篇《粥记》。而这位张来又是“苏学士之徒”，又考证出苏东坡原来也嗜粥。他说：“夜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出新，利膈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最后又引出陆游另一首内容与苏学士差不多的诗：“粥香可爱贫方觉，睡味无穷老始知……”宗璞的旁征博引，使我们如入花阵，乐不知返。阅读此文，由于丰富的知识与清淡的人生感兴，而产生丰盈的愉悦感。那种在清茶淡饭中寻求固在本味，一种甘于淡泊人生的气度也给人以启发。全文娓娓道来，平易如诉家常。但文理结构却精致而匀称，行文走笔中表现出游刃有余的闲雅情趣。譬如她在写自己多病得夫弟赠送《粥疗法》一书之后，极其自如地出现这么几句话：“不过此书的命运和我家多数小册子一样，在乃兄管理下，不久就不见踪影，又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信手写来，轻灵洒脱，使文章顿生情趣。

也许我们有必要再重复说明宗璞的深厚文化背景，以及她的学者与作家的双重实践。她的序文或随笔，往往在学者的知性中，又渗透着作家独特的体验而形成的非同一般的艺术洞见。譬如《看不见的光——弥尔顿故居及其他》《耳读偶记——读朱自清日记》《耳读苏东坡传》等，这些文章除叙述、描写外，还穿插宗璞自己对作家作品相知相识的议论。这些议论，无疑是学术的，但又是艺术的。因为它出自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之手。正是由于这样一身而兼学者作家的特殊身份，使宗璞能在名家蜂起的多彩文坛，闪射出她的独特光彩。

陈素琰

2006年12月

目 录

序	陈素琰 1
柳信	1
哭小弟	5
九十华诞会	11
心的嘱托	16
三松堂断忆	19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25
花朝节的纪念	30
梦回蒙自	36
三松堂依旧	39
蜡炬成灰泪始干	44
人老燕园	49
霞落燕园	53
久病延年	59
悼念陈岱孙先生	62
烟斗上小人儿的话	66
仙踪何处	69
在曹禺墓前	71
向前行走	75

酒和方便面	78
风庐茶事	81
从“粥疗”说起	84
星期三的晚餐	87
猫冢	91
京西小巷槐树街	95
偶感	97
风庐乐忆	99
客有可人	102
药杯里的莫扎特	107
祈祷和平	110
下放追记	114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118
从近视眼到远视眼	122
告别阅读	126
扔掉名字	130
西湖漫笔	133
墨城红月	137
鸣沙山记	140
紫藤萝瀑布	143
奔落的雪原 ——北美观瀑记	145
三峡散记	149
我爱燕园	154
燕园石寻	157
好一朵木槿花	160
燕园碑寻	163
“热海”游记	168

孟庄小记	171
松侣	178
三千里地九霄云	181
二十四番花信	185
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	187
潘彼得的启示	196
他的心在荒原 ——关于托马斯·哈代	200
看不见的光 ——弥尔顿故居及其他	207
《幽梦影》情结	211
拾沙花朝小辑	215
耳读偶记 ——读《朱自清日记》	219
《晚年随笔》序	223
耳读《苏东坡传》	226
他的“迹”和“所以迹” ——为冯友兰先生一百一十年冥寿作	231
在冯先生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36

柳 信

今年的春，来得特别踌躇、迟疑，乍暖还寒，翻来覆去，仿佛总下不定决心。但是路边的杨柳，不知不觉间已绿了起来，绿得这样浅，这样轻，远望去迷迷蒙蒙，像是一片轻盈的、明亮的雾。我窗前的一株垂柳，也不觉在枝条上缀满新芽，泛出轻浅的绿，随着冷风，自如地拂动。这园中原有许多花木，这些年也和人一样，经历了各种斧钺虫豸之灾，只剩下一园黄土、几株俗称瓜子碴的树。还有这棵杨柳，年复一年，只管自己绿着。

少年时候，每到春来，见杨柳枝头一夜间染上了新绿，总是兴高采烈，觉得欢喜极了，轻快极了，好像那生命的颜色也染透了心头。曾在中学作文里写过这样几句：

嫩绿的春天又来了
看那陌头的杨柳色
世界上的生命都聚集在那儿了
不是么？
那年青的眼睛般的鲜亮呵——

老师在这最后一句旁边打了密密的圈。我便想，应该圈点的，不是这段文字，而是那碧玉妆成、绿丝绦般的杨柳。

于是许多年来，便想写一篇《杨柳辩》，因为历来并不认为

杨柳是该圈点的，总是以松柏喻坚贞，以蒲柳比轻贱。现在呢，“辩”的锐气已消，尚幸并未全然麻木，还能感觉到那柳枝透露的春消息。

抗战期间在南方，为躲避空袭，我们住在郊外一个庙里。这庙坐落在村庄附近的小山顶上，山上葱葱郁郁，长满了各样的树木。一条歪斜的、可容下一辆马车的石板路，从山脚蜿蜒而上。路边满是木香花，春来结成两道霜雪覆盖的花墙。花墙上飘着垂柳，绿白相映，绿的格外鲜嫩，白的格外皎洁。柳丝拂动，花儿也随着有节奏地摇头。

庙的右侧，有一个小山坡，草很深，杂生着野花，最多的是野杜鹃，在绿色的底子上形成红白的花纹。坡下有一条深沟，沟上横生着一株柳树，据说是雷击倒的。虽是倒着，还是每年发芽。靠山坡的一头有一个斜生的枝杈，总是长满长长的柳丝，一年有大半年绿阴阴的，好像一把撑开的绿伞。我和弟弟经常在这柳桥上跑来跑去，采野花，捉迷藏，不用树和灌木，只是草，已足够把我们藏起来了。

一个残冬，我家的小花猫死了。昆明的猫很娇贵，养大是不容易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死。它躺着，闭着眼。我和弟弟用猪肝拌了饭，放在它嘴边，它仍一动也不动。“它死了。”母亲说，“埋了吧。”我们呆呆地看着那显得格外瘦小的小猫，弟弟呜呜地哭了。我心里像堵上了什么，看了半天，还不离开。

“埋了吧，以后再买一只。”母亲安慰地说。

我作了一篇祭文，记得有“呜呼小花”一类的话，放在小猫身上。我们抬着盒子，来到山坡。我一眼便看中那柳伞下的地方，虽然当时只有枯枝。我们掘了浅浅的坑，埋葬了小猫。冷风在树木间吹动，我们那时都穿得十分单薄，不足以御寒的。我拉着弟弟的手，呆呆地站着，好像再也提不起玩的兴致了。

忽然间，那晃动的枯枝上透出的一点青绿色，照亮了我们的眼睛，那枝头竟然有一点嫩芽了，多鲜多亮呵！我猛然觉得心头

轻松好多。杨柳绿了，杨柳绿了，我轻轻地反复在心里念诵着。那时我的词汇里还没有“生命”这些字眼，但只觉得自己又有了精神，一切都又有了希望似的。

时光流去了近四十年，我已经历了好多次的死别，到一九七七年，连我的母亲也撒手别去了。我们家里，最不能想象的就是没有我们的母亲了。母亲病重时，父亲说过一句话：“没有你娘，这房子太空。”这房子里怎能没有母亲料理家务来去的身影，怎能没有母亲照顾每一个人、关怀每一个人的呵斥和提醒，那充满乡土风味的话音呢！然而母亲毕竟去了，抛下了年迈的父亲。母亲在病榻上用力抓住我的手时说过，她放心，因为她的儿女是好的。

我是尽量想做到让母亲放心的。我忙着料理许多事，甚至没有好好哭一场。

两个多月过去，时届深秋。园中衰草凄迷，落叶堆积。我从外面回来，走过藏在衰草落叶中的小径——这小径，我曾在深夜里走过多少次啊。请医生，灌氧气；到医院送汤送药，但终于抵挡不住人生大限的到来。我茫然地打量着这园子，这时，侄儿迎上来说，家里的大猫——狮子死了，是让人用鸟枪打死的，已经埋了。

这是母亲喜欢的猫，是一只雪白的狮子猫，眼睛是蓝的，在灯下闪着红光。这两个月，它天天坐在母亲房门外等，也没有等得见母亲出来。我没有问埋在哪里，无非是在这一派清冷荒凉之中罢了。我却格外清楚地知道，再没有母亲来安慰我了，再没有母亲许诺我要的一切了。

深秋将落叶吹得团团转，枯草像是久未梳理的乱发，竖起来又倒下去。我的心直在往下沉，往下沉——。忽然，我看见几缕绿色在冷风中瑟瑟地抖颤，原来是那株柳树。在冬日的萧索中，柳色有些黯淡，但在一片枯黄之间，它是在绿着。“这容易生长的、到处都有的、普通的柳树，并不怕冷。”我想着，觉得很安慰，仿佛得到了支持似的。